

八分之一的 幸福



花蓮慈濟醫院牙科部口腔病理科 李彝邦主任

文 / 沈健民 圖片提供 / 李彝邦

「講到義診，其實我們去得也不多，才一個月一次而已。一個月有四個禮拜天耶！如果禮拜六沒上班的話，就是有八天可以休息，你只有用八分之一的時間出來做而已！那根本沒有什麼。就把它當做是郊遊、就是去玩啊，我覺得那不是『犧牲』自己的時間，那個叫『安排』，好好地安排自己的時間。」自一九九九年擔任實習醫學生起就開始參與慈濟人醫會活動的牙醫師李彝邦，對於平均每個月一次的偏鄉往診，旁人看來或許勞心勞力、又得犧牲假期和睡眠，他卻認為是難能可貴的幸福。

坐車最累 義診不累

戴著金屬細框眼鏡、理著小平頭，臉上總是帶著笑容的李彝邦醫師，目前是花蓮慈濟醫院牙科部口腔病理科主任。四十出頭的他就像一顆超大容量的行動電源，隨時能量滿滿，很容易讓人感染到他的朝氣與活力。李彝邦的專長是假牙製作、人工植牙，但最特別的是他還兼顧了身心障礙者的牙科需求，這可不是一般牙醫師可以承擔的！

二〇一二年轉任花蓮慈濟醫院後，從原本跟著中區慈濟人醫會出門義診的他，就順勢加入了東區慈濟人醫會，那年十月二十八日參與的第一次東區義診，就遠征到臺東成功，隔年六月則是他第一次前往臺東太麻里義診。

那次太麻里義診快要結束前，有一位體型魁梧的原住民大哥突然出現，說要拔牙，因為極度疼痛已經讓他難以忍耐。他躺上診療椅，一張開嘴滿是酒氣，他很不好意思忙著解釋：「剛才去海裡捕完魚上來，因為會冷，所以喝了一點高粱酒。」照理說，喝酒之後不能立刻拔牙，因為擔心血壓會飆高，讓麻醉藥無法發揮功效；又加上這位海軍陸戰隊退伍的大哥，全口的牙齒僅剩三顆，「再拔就沒牙齒了啦！」種種狀況讓李彝邦陷入長考，在這偏鄉，沒有牙醫可看，立刻麻醉又不是時候，義診團隊也快要收隊回程。幾經琢磨，李彝邦決定先幫他把缺損尖銳的殘牙，依照牙體型態磨去邊角，這樣就不會再刺到舌頭、引發疼痛了。

「其實義診是最不累的，最累的是坐車的過程；看病一點都不累。」李彝邦描述當天很早就 在花蓮慈院集合出發，上了車之後沿途都在補眠，對距離並沒有明確的概念，只覺得坐到屁股很痛，認定「太麻里」就是坐到屁股會「太麻」的「里」。直到回程時抬頭看見前方的里程標誌——「往花蓮一百六十公里」，讓李彝邦嚇了一跳！這才更深刻體會到城鄉差距與求診路迢的無奈。

海內海外 護牙走透透

二〇一三年三月卅日，李彝邦跟著東區人醫們乘船跨越湛藍太平洋，登上達悟族的原鄉——蘭嶼，那裡的物質條件更為克難。在臺灣本島，牆上的插座隨時有電，器材只要插上去就可以使用；



李彝邦一家人從中臺灣搬到花蓮，他的義診行程照樣沒有停。圖為李彝邦參加二〇一二年十月東區人醫會於臺東縣成功鎮的義診。

但是在實施分區供電的蘭嶼，可不是這麼一回事。當志工把牙科器械的管線接妥，最後一刻接上電線才發現電力無法供應，只能七手八腳趕跟鄰近的派出所商借場地，將所長室外空間搖身一變成為牙科診療臺。這個事件讓他想起曾在大陸四川漢旺義診時，同樣是停電，外加冷到臘梅花開、滿室生香的嚴寒冬日，也是靠著慈濟志工借來發電機才能順利看診。

島上一位中年婦女，帶著先生和小孩登門求診，李彝邦看到她的蛀牙都很黑、牙結石也很厚，她說自從國小以後已經二十多年沒有看過牙醫！治療結束後婦人不斷地向李彝邦鞠躬道謝。其實當地衛生所有一位牙醫，但是僧多粥少，所以總是看不到。牙科常是義診裡的熱門科別，「生意」也最好，第一天

的夜診和第二天看到最後一刻的始終是牙科，李彝邦卻未喊過累。他認為每次出門都能感受到不同的風俗民情，開闊了視野，也才曉得自己擁有的資源多麼豐富。

十月，慈濟基金會慈善志業發展處與花蓮慈濟醫院、慈濟人醫會以及慈濟大學醫學系學生，來到花蓮縣壽豐鄉的鹽寮海邊，為東海岸線上的「海厝假日學校」孩子們舉辦大型義診，李彝邦和北區人醫會謝金龍牙醫師號召多位牙醫前來幫他們看牙齒、做衛教。李彝邦感慨地說：「東部地區隔代教養的情況特別多，蛀牙率也跟隔代教養有關係。如果能確實執行睡覺前刷牙，蛀牙率肯定會下降非常多，因為細菌是不睡覺的。」

同年十一月，超級強颱風海燕挾著「三十年來威力最強」的惡名橫掃菲律賓，造

就讀中山醫學院時，李彝邦（右二）加入慈青社（慈濟大專青年聯誼會），也開始社會服務活動。





成數以萬計的傷亡，進入到重災區，放眼望去盡是一片斷垣殘壁。李彝邦和慈濟各院醫師以及慈濟人醫會成員，加入由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率領的首發義診團隊暨第二梯次賑災團，一路上轉乘陸、海、空等各種不同的交通工具，深入災區舉辦義診並協助發放。五天後，團員們完成階段性任務返回臺灣，回想滿目瘡痍的風災肆虐痕跡，感觸忒深。接力參加第三梯賑災義診團的花蓮慈院牙科部黃銘傑主任，特別請他傳承經驗，「當地因為行動牙科診療床還沒到，所以醫療服務還是以拔牙為主，而且病人數非常多，一天的災民看診量幾乎是平時一個月的門診量。」李彝邦回憶道。

子承父業 車禍結下慈濟緣

中山醫學院（現改制為中山醫學大學）畢業的李彝邦，父親是鑲牙師，在臺南白河為在地鄉親補齙齒、做假牙，其實跟牙醫沒有兩樣，只是差了一張國家認可的合格證照，所以他希望自己唯一的兒子能夠實現他的理想，當個正牌醫生。

小時候的李彝邦在父親的嚴格督促之

下，功課很好，但他一開始卻不明白父親的苦心，為什麼總是對自己的分數斤斤計較，考不好還會嚴厲地體罰他，直到身為婦產科醫師的叔叔告訴他說：「你爸爸當年原本要去考牙醫師執照，但是為了供應我念書、後來你又出生，他才忍痛放棄補習與考試的機會，拚命賺錢來照顧家庭。」李彝邦這時才知道父親對他的期望有多深，只是求學期間接連兩場嚴重車禍，決定了他的人生方向。第一場車禍發生在高中時，讓李彝邦的理解力在短時間內大幅下降，原本對於醫學系志在必得的他只考上牙醫系，卻也讓他在求學過程中，發現自己有媲美雕琢珠寶的精湛刻工能力。

第二場車禍發生在大學一年級下學期時，騎機車的李彝邦被後方汽車追撞，整個人彈飛到學校大門邊、摩托車當場斷成兩截，因為腦震盪而住院觀察。住院期間，昏沉中見到有藍衣服的「天使」來看他，後來才知道同學的媽媽是慈濟委員，她特地到醫院關心李彝邦，加上直屬學長是慈青的緣故，就這樣加入慈青社，越做越深入、越了解慈濟的內涵

以及證嚴上人的法，之後便接任社長；太太鄭雅蓉恰巧是當時靜宜大學夜間部的慈青社社長，兩人就在此時結識。

大學畢業後，李彝邦想到花蓮慈濟醫院服務。擔心兒子經濟能力的李爸爸勸他：「畢業之後有了牙醫牌照，可以自己開業，賺得比較多，不用當別人的部屬；你要做慈濟也比較方便，鐵門拉下來就可以去做慈濟了。」孝順的李彝邦聽從父親的話，留在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一邊進修碩士，一邊累積臨床實力，並利用假日持續參加中區人醫會的義診。某一年的父親節，李彝邦特地帶著父母親一同參與義診，讓他們看看自己平常究竟是在做什麼，爸爸媽媽因此也更加認同。

二〇〇五年，李彝邦考上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博士班，心中又萌生回慈濟服務的念頭。二〇〇七年底，恰逢證嚴上人行腳來到臺中，李彝邦因為參與《無量義經》音樂手語劇全臺灣四十場公演，親自向上人發願要回來志業體服務，上人輕聲的鼓勵他：「讀個博士再回來也很不錯。」

不久，他的父親健康出現狀況，李彝邦得以就近照顧父親，直到他二〇〇八年往生。二〇一二年六月九日，以七年完成博士班的李彝邦，終於畢業了，他回到靜思精舍，穿上博士服，請上人親自撥穗，圓了他的願，次月就舉家搬遷回到花蓮慈院服務，沒有辜負父親以及上人的期望。

自費改裝抽吸機 植物人洗牙好放心

二〇〇七年時，一位創世基金會的社工、同時也是中區的慈青學長，打電話到臺中慈濟分會尋求人醫會幫忙植物人洗牙，因為植物人看牙時經常被醫院「拒收」。當時在中部地區還沒有很多牙醫師投入類似的服務，而李彝邦在前一年正巧被醫院派去日本學習口腔居家醫療，日本人在這個領域已經投入了二十多年。授課的江面晃和黑川裕臣兩位教授，研究專長是「吸入性肺炎」，經過在日本實習的訓練，恰好可以在臺灣派上用場。

剛開始幫植物人洗牙時，李彝邦其實很害怕，因為植物人的口腔有時會流血甚至化膿，很擔心會發生嚴重的併發症。困難點在於，第一做治療時，不知道他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中區人醫會至臺中創世清寒植物人安養院為植物人洗牙。攝影／許載福



海燕颱風重創菲律賓，李彞邦（右二）加入首發義診團，同時跟著志工一起發放慰問金與環保毛毯，關懷受災居民。攝影／張清文

們會不會痛、或是有沒有治療到病灶，這需要仰賴經驗的累積；第二則是因為植物人不會自己張開嘴巴，而是牙醫要想辦法讓他張開；第三是植物人自己不會吐口水，也不會主動告訴你他噙到了，所以治療時要十分用心。幫一位植物人洗牙需要四至五位人力，操作時，一定要把他們的背扶立起來約四十五至六十度，頭要側轉一邊，讓吸唾管將口腔多餘的水吸走，才能避免引發吸入性肺炎、造成傷害。

真正首次使用張口器打開植物人的嘴巴時，李彞邦驚訝地發現，他的牙結石竟然跟牙齒一樣大！因為成為植物人之後的十幾年間，從來沒有洗過牙，但還是會分泌口水，再加上甚少刷牙，厚厚的鈣質沉積讓人分不清楚哪裡是牙齒、哪裡是結石？第一次的震撼教育，讓李彞邦邊洗牙邊哭，騎車回去的路上也哭，

在家想到也哭。後來他開始慢慢教育安養院的護理人員，教導她們幫植物人刷牙。經過長久的努力，原本單次需耗費一個半至兩個小時才能完成的洗牙程序，進步到只需花十五分鐘，與一般人無異，表示他們的牙齒已經變乾淨了！李彞邦自覺盡到了牙醫師的本分，心中感到無比踏實。

第一次去安養院洗牙時，還發生了一件意外，有位阿嬤把牙結石給吞了進去！李彞邦馬上幫她拍背，確定她的呼吸道沒有阻塞。回家後他整個晚上都睡不著覺，隔天又跑去看，確定她還好好的，也沒有腸胃方面的問題，才稍稍放下心裡的大石頭。之後他向中區人醫會召集人紀邦杰醫師報告，紀醫師很正經地說：「很好哇！這種病人缺鈣，牙結石整顆都是鈣，跑到胃裡面去剛好幫她補充鈣質……」

李彛邦心想：「為什麼平常在醫院洗牙就不會發生這種意外呢？因為機器的吸力有差別。」如果採購醫療專業用的幫浦，一臺要好幾萬，而且體積龐大不易攜帶。他自掏腰包買了大賣場的乾濕兩用吸塵器來改裝，做為幫植物人洗牙時的抽吸機，吸力夠強、他們就不會再將髒水或牙結石給吞嚥下去。

改裝版的抽吸機吸力雖強，缺點就是很吵、馬達運轉很大聲。李彛邦跟安養院院長說：「這臺機器很吵喔！這樣可以嗎？」院長說：「很好啊！給他們刺激，把他們吵起來呀！」決定轉來花蓮慈院服務前，李彛邦原本還在煩惱植物人洗牙服務無法繼續，還暗自計畫以後要搭夜車回臺中去看診，幸好他在臨行前順利交接給彰化出身的牙醫界前輩黃淑賢醫師，接引了一個好因緣。

義診助人 自己收穫卻更多

跨入二〇一四年，李彛邦的腳步並沒有稍作停歇。二月底，等候五年遲遲無法前往的約旦義診終於成行，他跟著人醫會在杜拜轉機、十三個小時後終於抵達約旦首都安曼。一九七四年出生的李彛邦是義診團裡最年輕的醫師，他在長達八天的行程中與當地醫師交流合作，將臺灣的人醫之愛傳遞至八千公里之外的貧民區與難民營。

兩個月後的四月廿七日，李彛邦又跟著東區人醫會前進睽違八年的綠島，太太鄭雅蓉一路相隨，擔任最稱職的牙科助理。先生幫病人解除牙患，太太除了

協助清潔器械，面對恐懼看牙的小病人時，更是發揮慈母的精神，握住他們的手輕輕安撫，並輔以布偶、氣球等玩具來轉移注意力。

六月，東區人醫會進到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壠部落義診，當地北富村村長萬中興告訴李彛邦，村裡很多長輩的牙齒僅剩兩三顆、甚至是全口缺牙，造成生活上許多不方便。李彛邦心想，「全口缺牙的銀髮長者不僅咀嚼不便、進食緩慢，容易有食物選擇少、營養不良以及腸胃問題，講話發音也『漏風』聽不清楚，笑起來不好看更會讓他們被朋友取笑而不敢出門。」所以當慈濟基金會決定補助活動假牙費用、需要有牙醫師配合看診時，李彛邦立刻自告奮勇，利用他沒有門診的空檔，每周前往太巴壠幫助村長提報的五位長輩裝置假牙。從口腔印模到裝戴完成，需要五次的測試與調整，



圖為二〇一四年六月於花蓮縣光復鄉義診，李彛邦與裝好假牙的開心鄉民合影。



搭了十三個小時的飛機，李彛邦醫師在約旦的王妃特教中心進行義診，他對著鏡子教導小朋友如何刷牙。

李彛邦會切一塊塊的蘋果讓長輩測試咬合狀況，再即時打磨和微調。其中一位原住民阿嬤每次看完診，都會用「日本式」的鞠躬和笑容來感謝李彛邦，看到他們裝上假牙後開心地露齒微笑，重拾「吃飯」的樂趣，李彛邦認為這就是他最大的收穫。

年底，他到斯里蘭卡山區義診，「在為小孩拔牙後，小孩低下頭來親我的腳。」李彛邦在當地人解釋後得知，這種頭面足禮儀是頂禮。「小小的動作，就得到這樣大的禮遇，更感動的是看到他們真誠的笑容。」李彛邦回憶道。

團隊合作眾成就 收穫遠比付出多

義診看似在幫助他人，李彛邦卻覺得受益最多的是自己。證嚴上人曾經說過：「你如果可以做，應該要感恩。」感恩今天有這麼好的能力可以去幫助別人，而且別人願意讓你幫助。李彛邦說，「到路上隨便找一個人叫他張開嘴巴給你看牙齒，他還不一定願意。」在義診現場等候民眾來看診，可以幫他們服務、發揮自身的功能，而且「去那邊如果真的

要讀健保卡，賺不了多少錢。」

在醫院裡面，每天都是在相同的地方做相同的事情，歸納起來不外乎是補牙、洗牙、根管治療，頂多做個假牙。去到外面，人物、場景都不一樣，跟在地民眾比較有互動，還有志同道合的志工與其他科別的同仁，大家都在為同一件事情去努力、去奉獻，李彛邦很喜歡這種感覺。「沒有病人就沒有醫生」，他非常感恩這些偏遠地區的病人特地跑來給他看，讓自己成長。

海厝、延平、知本、萬榮、太巴壠，在花東地區似曾相識的地名，以及獨魯萬、奧莫克、安曼這些陌生的異國城市，都留下了李彛邦扎扎實實走過的護牙足跡……

「義診都是 team work（團隊合作），我自己一個人沒辦法去，很感恩有機會可以做。我在義診當中學到的，遠比付出的還要多。」李彛邦說道，「義診後，我的人生變得更開闊；也更深刻地體會到，惟有愛心和微笑，沒有地理、語言、文字和宗教的隔閡。」展望未來的每一個月，李彛邦說，他會好好把握這難得的「八分之一的幸福」！🌱